

明代戏曲选集中的《单刀会·鲁肃求谋》辨析

——兼论《三国演义》对三国戏曲的影响

胡莲玉

〔摘要〕 通过《单刀会》第一折“鲁肃求谋”在不同戏曲选本中曲词说白的增删变化可以看出,关汉卿原作曲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。说白的变化则较大,一方面随着演唱者对曲词的不同理解而有变化;另一方面,也随着演出的需要而不断调整,使得曲词的衔接更为符合逻辑,更通情理。由此更加证实:明刊本的说白不能用来作为分析元曲的依据。同时,戏曲的演唱还随着《三国演义》小说的广为流传,而相应地增添了一些情节内容。

〔关键词〕 单刀会;说白;三国演义

〔中图分类号〕 I230 〔文献标识码〕 A 〔文章编号〕 1008-0139(2007)04-0068-06

《单刀会》,四折,元关汉卿作,现存主要版本有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^①(下简称“元刊本”)和《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》^②(下简称“脉望馆抄本”)。其中第一、三、四折又作为单出散见于明清各种戏曲选本中。^③《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》,为明赵琦美抄校,在有些剧本后署有抄校年月,起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(1614)十二月(息机子刊本《切鲙旦》《看财奴》跋),迄于四十五年丁巳(1617)十二月(抄本《黄鹤楼》跋),但于此《单刀会》则无任何题识,不知其抄于何本何处何时。元刊本和脉望馆抄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,明清戏曲选本所选又另有差异,而诸选本所录曲文差别不大,可视为一系(下简称“选本”)。从元刊本、脉望馆抄本和选本所载录曲文变化中可以考见一些颇有意味的现象。限于篇幅,本文主要就其第一折在各本间的文字变化略作比勘。第一折主要描写鲁肃设计欲要回荆州,向乔公(乔国老)议策。其在明代戏曲选本中的入选情况如下:

1 《乐府菁华》^④,卷六上层,目录题为“鲁肃求谋”,正文则题为“鲁肃求计”,未题出于何剧。《乐府菁华》,全称《新镌梨园摘锦乐府菁华》,明刘君锡辑,明万历庚子(1600)书林三槐堂王会云刻本,采选明人传奇。

2 《大明天下春》^⑤,卷六,录《鲁肃求谋》一出,署:《三国志》。《大明天下春》,全题为《精选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》,阙名,明万历间刻本。^⑥收录传奇、俗曲、“江湖方言”、“通方俏语”等。

3 《大明春》^⑦,卷五下层,录《鲁肃请计国公》一出,署:《三国记》。《大明春》,全题为《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》,别题“新调万曲长春”,程万里选。万历间福建书林金魁刻本。收录传奇散出、小曲、杂诗、方语等。

① 黄仕忠《〈三国志〉戏文考》(《中山大学学报》1997年第5期)一文对于关汉卿《单刀会》曲文入选于明人戏曲选本的情况作有详尽介绍。但该文仅限于对明代戏曲选本的介绍,且未就曲白的变化作详尽分析。此第一折“鲁肃求谋”仅见于明代戏曲选本中,清代所刊行的戏曲选本未见收录。

② 参见李平《流落欧州的三种晚明戏剧散出选集的发现》(见《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),认为“可以视为万历前期的产物”。

〔作者简介〕 胡莲玉,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,江苏南京 210013。

4《乐府红珊》^①，卷之九访询类，录《鲁子敬询乔国公》一出，署：《桃园记》。《乐府红珊》，全题为《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》，明秦淮墨客（纪振伦）选辑。万历壬寅（1602）唐振吾刻。收录传奇散出。

这四个本子中，《大明天下春》与《大明春》基本全同，《乐府菁华》本中则有多字湮灭不清，特别是说白，但由其能辨识清楚的文字来看，与他本差别不大。四本均为外扮乔公，唱南《生查子》引，后接北《仙吕·点绛唇》套。这一折的曲文，脉望馆抄本与元刊本已略有差别，脉望馆抄本少《醉扶归》《后庭花》二支曲子。选本的内容则基本同于脉望馆抄本，但曲牌略有不同。此折大致可分成三段，第一段为乔公抒怀，即《点绛唇》《混江龙》二曲；第二段叙荆州之不可取，即《油葫芦》《天下乐》《那吒令》三曲，在选本中则并为《油葫芦》一曲；第三段重点叙关云长之威，再申单刀会之不可行，即《鹊踏枝》《寄生草》《金盏儿》《煞尾》，在选本中分为两曲：《上马娇》和《后庭花》。后二段对关剧词句作了重新组合，前后次序错综不一。

从元刊本到脉望馆抄本再到戏曲选本中的单出，曲词虽变化不大，但戏曲所表现的内容却有了很大的变化，试论述如下。

一、戏曲预设情境的变化

元刊本为孙权、鲁肃、乔国老同上开场，仅保留了少量说白，故而不能知其详。但从这简略的说白中仍可以推知大概内容：鲁肃奏请孙权收回荆州，乔国老力辩荆州之不可取。整套曲词为乔国老在孙权面前所唱。脉望馆抄本第一折由冲末扮鲁肃开场，言明三分天下，借荆州之由及欲设计索取荆州之事，然后由正末扮乔公上，作自我介绍及抒怀。其后乔、鲁相见，由乔、鲁间的对话推动曲文的展开。选本则直接由外扮乔公开场：

【生查子】当朝一老臣，解却黄金印，四处灭烟尘，国泰民安静。（白）老夫乔晋是也，幸生二女，长事吴侯，次配周瑜，时人呼我为国公。昨日鲁都督请我，须索走一遭。^①

脉望馆抄本中乔公的说白由这一曲《生查子》所代替。虽然开场的人物不同，但其开场的情境设计是一样的，依然由鲁、乔二人的对话推动情节的进展，只是少了鲁肃的自我介绍而已。

如此一来，曲词的内容虽大致相同，却因戏曲预设情境的不同而带来理解上的不同；也因这种理解的不同，而带来对曲词的更改。前已言之，脉望馆抄本较元刊本少了两支曲子。其中，《醉扶归》曲的刊落正是由于戏曲情境的不同。《醉扶归》曲言当初鲁肃曾为刘备作保借荆州，现在却又暗中设计索荆州，后接的曲词是“你道三条计决难逃”。在元刊本中，由于鲁、乔二人在驾前对话，想必鲁肃已先言明索取荆州的三条计策。而脉望馆抄本中，对话是在鲁、乔二人之间进行，鲁肃开场时所言取荆州之计是独白，乔国老并不知悉，所以在“你道三条计决难逃”前再加入一段由鲁肃向乔国老说明自己所设下的计策。但加入这段话后，《醉扶归》曲即难安置。

限于篇幅，本文不拟将所有不同详细列出，仅就可能有不同理解的地方略作说明。

元刊本《点绛唇》曲，“咱本是汉国臣僚”的“咱”字在脉望馆抄本和选本中皆改为“俺”，元刊本预设的情境是驾前辩论，“咱”可理解为“咱们（即吴国）”，而脉望馆抄本和选本预设的情境均是乔国老抒怀，“俺”则只能是指乔国老。在这二支曲子中，选本中的曲文和脉望馆抄本相较，添加了一些衬字，使得曲意更为通顺，戏曲情境更为突出，如：

【点绛唇】俺本是汉国臣僚，汉皇软弱，兴兵闹，惹起那五路兵刀，并董卓诛袁绍。

选本于“汉皇软弱”前加“只为”，“并董卓”前加“因此上”。

【混江龙】止留下孙刘曹操，平分一国作三朝，不付能海清河晏雨顺风调，兵器改为农器用，旌旗不动酒旗摇，军罢战马添膘，杀气散，阵云消，为将帅作臣僚，脱金甲着罗袍。……人强马壮，将老兵骄。

选本改“不付能”为“不能够”，于“兵器……”、“军罢……”前加“咱只愿”，“人强马壮”

① 此录自《乐府红珊》。此段诸选本内容大致相同，字词略有不同。历史上的乔公是个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人物，嘉靖本《三国演义》始将史书中的“桥公”与东汉太尉桥玄（“乔”本作“桥”）视为一人，一些地方戏曲中，直接把他称作“乔玄”。参沈伯俊《“桥国老”和桥玄》，载沈著《三国漫话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此处云其姓名晋，不知何出。

前加“往常间”，“将老兵骄”前加“到如今”。这样一来，这一曲的意思就非常容易理解了，乔国老感慨天下大乱，兵戈扰攘，期盼太平景象。有论者云：“《混江龙》中‘海清河晏雨顺风调。兵器改为农器用，征旗不动酒旗摇’的一派太平景象，却无论如何与‘汉家天下’‘谁想变乱到此’对不上号，可见说白和曲词并非原配。”^[7]此处，论者的理解当有误，如将“不付能”理解为“不能够”，后面“海清河晏……脱金甲着罗袍”均顺“不能够”意而下，所描写并非太平景象，而是乔国老感慨当今时世不能如此；至选本中，索性添上了“咱只愿”，意思就更加明确了。“人强马壮，将老兵骄”句，在加了衬字“往常间”“到如今”后，意思也同样极为显豁。

元刊本《油葫芦》曲中“他兄弟每虽多兵将少，赤紧的把夏阳城先困了”，在后来的曲文中均作“赤紧的将夏侯惇先困了”，这也是由于对白变化造成戏曲预设情境的不同而造成的。在乔国老抒怀的二曲之后，元刊本转入另一情境，白云：“（驾云）咱合与他这汉上九州，想当日曹操本来取俺东吴，生被那弟兄每挡住”，后面三曲皆承此情境而来，《油葫芦》《天下乐》可理解为刘备集团在三分天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，所以，他们占有荆州是理所当然的，不应去索讨；现在三分天下的局面也比较平稳，不应去破坏。《那吒令》则是赞颂西蜀的军事力量，如果东吴要想索讨荆州必定会惹起西蜀的反抗。而在其他各本中此处均是乔、鲁二人相见的场面及对白，没有了孙权关于刘备方挡住曹操进攻的说白，却加入了博望烧屯的叙述，这样，曲词中的“夏阳城”就变成了“夏侯惇”，这三曲的内容也主要成了对刘备方力量强大的夸耀。

二、说白与曲文的增改

除元刊本少对白之外，其他各本都在曲文间夹杂有对白，并由这些对白来引领曲文。曲文和说白的关系，基本上是鲁肃说一句，乔国老唱一句，曲文是对说白的引领以及解释和说明，试以脉望馆抄本中的一支曲词为例：

【油葫芦】你道他兄弟虽多兵将少，（云）大夫，你知博望烧屯那一事么？（鲁云）小官不知，老相公试说则。赤紧的将夏侯惇先困了。（云）这隔江斗智你知么？（鲁云）隔江斗智，小官知便知道，不得详细，老相公试说则。则他那周瑜蒋干是布衣交，那一个股肱臣诸葛施韬略。亏杀那苦肉计黄盖添粮草，（云）赤壁鏖兵，那场好厮杀也！（鲁云）小官知道，老相公再说一遍者。（末云）……那军多半向火内烧，三停在水上漂。若不是天教有道伐无道，这期间吴国尽属曹。

但是，各本中引领曲文的这些对白却稍有差异，有理由认为这些说白是为了配合曲文、使曲文的意义显豁而配上去的。在戏曲的实际演出中，不同时期根据对曲文的不同理解而加进了不同的说白，由于说白的不同又可带来对曲词的不同理解。

如《鹊踏枝》一曲中，元刊本作：“那赤壁时相看的是好，今日不比往常，他每怕不口和咱好说话，他每都喜孜孜的笑里藏刀”；脉望馆抄本作：“（鲁云）想赤壁之战，我与刘备有恩来。（末唱）那时间相看的是好，他可便喜孜孜笑里藏刀”，选本为：“（赤壁之间呵）若不是曹操相看好，喜孜孜笑里藏刀。”（《乐府红珊》本，他本文字略有差异，大意同。）脉望馆抄本和元刊本的意思是一脉相承的，将“赤壁时相看的好”理解为孙、刘两方的关系，只不过将“相看的好”具体化成鲁肃曾对刘备有恩；而选本则把“赤壁时相看的是好”理解成了关羽华容释曹之事。

相较而言，脉望馆抄本的说白显得较为简单，引领下文的手段也显得稚嫩，常显现出仅仅是为了串起下文仓促而编的特色。如鲁肃说自己不知博望烧屯之事（小官不知，老相公试说则）、不知收西川之事（我不得知，你试说一遍），不认识关公（小官不曾与此人相会，老相公，你细说关公威猛如何），对隔江斗智之事也知之不详（小官知便知道，不得详细，老相公试说则）等。而在戏曲选本的说白则分别作“不记得博望烧屯之时呵”（博望烧屯）；“你道他兄弟有勇无谋呵”（隔江斗智）；“大夫，我将云长英雄说与你知道”（收西川），后所接曲词则是一样的。这样，从乔国老主体的角度叙说关羽之英勇给鲁肃听，即不显鲁肃这一人物之不合逻辑和常情。

选本中也有很多地方的说白较脉望馆抄本更合于逻辑。如脉望馆抄本于主叙赤壁之战的《油葫芦》曲后有鲁肃之白：“曹操英雄智略高，削平僭窃篡刘朝。永安宫里擒刘备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，目的是接“《天下乐》你道是‘铜雀春深锁二乔’……”句。但由鲁肃之口来赞颂曹操“铜雀春深锁二乔”的“英雄智略”，似乎有点不合情理。元刊本于《油葫芦》与《天下乐》二曲间无白，“铜

雀春深锁二乔”句接《油葫芦》的尾句“这其间吴国尽属曹”，曲意也通。脉望馆抄本加入此四句道白反而破坏了曲词的完整性，并使鲁肃形象不合于常情。而选本于“吴国尽属曹”前插入乔国老所言：“曹操当初起一铜雀台，令第七子建作一赋，单道他扫平天下，尽收天下美色擎尊奉酒，或有诗曰：‘闻道曹公志量高，夜来横槊岂相饶，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’”（《乐府红珊》本，《大明春》本文句略有差异，大意同。）再接“险些儿吴国尽属曹，只为铜雀春深锁二乔”，如此一来，“铜雀春深”句方有着落。

选本中有些地方曲文和说白的增改则使曲意更为容易理解。如前引有关“隔江斗智”的说法后，曲词为“则他那周瑜蒋干是布衣交，那一个股肱臣诸葛亮施韬略”，这两句有点费思量，周瑜蒋干与诸葛亮似乎是不相干的两件事，而选本则在“则他那周瑜蒋干是布衣交”后有白，“你道我东吴豪杰如云，就是车载斗量，不能济事”，曲词则作“怎当他股肱臣诸葛亮施谋略”，这样，曲意就极为容易理解。再如元刊本和脉望馆抄本第二支《金盏儿》曲，元刊本作“虽然你岸边头藏了战船，却索与他水面上搭起浮桥”，脉望馆抄本则作“你道是岸边厢拘了战船，你则索水面上搭座浮桥”；一是说自己准备了战船，一是说将对方的战船扣下，但“水面上搭起浮桥”的意思都不是很明朗。选本中作：“（白）大夫呵，你说向岸边摆着战船多，我劝你（唱）水面上多搭着几所小浮桥，杀输了好奔逃。”这就使观众极易理解曲词的含义。

三、《三国演义》对戏曲的影响

选本中说白的增加还大大丰富了戏曲的情节含量，这一方面的意义尤为重要。因为，从这些改动中可以窥知《三国演义》小说对场上演出之戏曲的影响。

曲抒情，白叙事，是中国戏曲的特色，对情节含量的丰富主要由说白完成。因元刊本几乎没有说白，故此处的比勘在脉望馆抄本及选本中进行。

鲁、乔相见后，脉望馆抄本中，鲁肃云“商量索取荆州之事”，乔云“这荆州断然不可取！想关云长好生勇猛，你索荆州呵，他弟兄怎肯和你甘罢？”选本则为“下官今设一宴，名曰单刀会，特请关云长赴会，便索荆州，他若不与，就席间擒之。特请太史公商议若何？”乔则回答：“那刘备关张桃园结义，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，他怎么肯干休？”（《乐府红珊》本）增加了关于桃园结义的描述。而《大明春》本又多出一句，“左右置个火，待我回去”，更增添了一些诙谐色彩，乔公一听说准备在宴间擒关羽，转身就要回去。这样的诙谐色彩，同样体现在剧末，乔公唱完整支曲子后，还是要回去，不肯停留，“老夫今年六十九，实不敢向单刀会劝酒”（《乐府红珊》本）。关于乔公年龄的描述，各选本都不同，尚有八十九（《乐府菁华》本）、九十九（《大明春》本）等说法，这很有可能是演出时演员随口加上的。

有关赤壁鏖兵，元刊本和脉望馆的叙述均简单地一笔带过：“苦肉计黄盖添粮草”，而在选本中，内容则更为丰富：“（外）当初破曹之际，阚泽献诈降书，黄盖苦肉计，凤雏连环策，诸葛亮祭东风。”这儿提到了赤壁破曹的系列情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处“阚泽献诈降书”、“凤雏连环策”的情节既不见于《三国志平话》，也不见于元杂剧。关于献降书，《平话》只是简单地写黄盖交降书给蒋干，由蒋干带回给曹操；关于连环策，《平话》也只有简单的一句，“却说曹操百三十万军，船上如登平地”，未详言是否将战船锁在一起，更未言及庞统献连环策事。很显然，“阚泽献诈降书”、“凤雏连环策”这两处情节是在《三国演义》小说中才得到描写。上文所言铜雀台情节的增加亦当是受《演义》影响所致，此在《平话》中虽有描写，但较简单，孔明激周瑜云：“尔须知，曹操长安建铜雀宫，拘刷天下美色妇人，今曹相取江吴，肤桥公二女，岂不辱元帅清名？”^[8]《演义》中方有曹操建铜雀台，令其子曹植赋《铜雀台赋》的描写。

今人看到的元人杂剧本，除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和李开先嘉靖年间（1555—1567）编刻的《改定元贤传奇》外，大都抄、刻于明万历年间，包括《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》，明新安徐氏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覆刻本《古名家杂剧》、明息机子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编刻的《杂剧选》，明黄正位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编刻的《阳春奏》，明万历、天启年间顾曲斋刊本《古杂剧》，明万历、天启年间陈氏继志斋刊本《元明杂剧》，孟称舜于崇祯六年（1633）编刻的《古今名剧合选》及臧懋循（1550—1620）《元曲选》。对此，孙楷第先生曾有所考证：“以余所考，除臧懋循《元曲选》不依原文，改定太多，孟称舜《柳枝》《醉江》二集，出入于原文及臧懋循本之间，此二书应别论外，其余五书（按，上述诸书中除《改定元贤传奇》之外的五书），勘

其文皆大同小异,知同出一源。”^[6]《改定元贤传奇》实亦同为一系。孙楷第将今存元杂剧版本可分三类:一是元刊本,二是“删润本”,三是《元曲选》本。邓绍基认为可再加一类——“内府按行本”(即内府演出本)。“如果参照《曲律》中的说法,今见内府演出本当是明初流传下来的,而其祖本当在元末即已流行”^[6]。脉望馆抄本多抄自内府本,它的这种演出本的特色曾有学者论及,吴庆禧通过对元刊本、脉望馆本、元曲选本相同戏曲宾白的比较,认为:“脉本在唱词或宾白的运用上更考虑的是舞台演出的效果,而不是整个文学结构。因此出现不少‘重言’、‘附言’或强调喜剧效果的戏剧语言,也可以发现它比《元曲选》在语言运用上有更大的灵活性,更适合演出。”^[11]因此,脉望馆抄本虽抄于万历年间,却很可能是元末明初时的演出本,较之明代戏曲选本,其宾白更形简陋、幼稚、不合逻辑,其尚未受到《演义》的影响,也就不是难理解的事了。

上述几种戏曲选本虽也均为明代万历年间的刻本,但却是时人所选当时流行的舞台演出剧本。今人能看到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最早刻本是嘉靖元年本,至万历年间,《三国演义》小说已极为盛行,目前仍留存于世的万历年间的《三国演义》就有十多种之多。因此,艺人在演出该曲时,受《三国演义》小说的影响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。其余“桃园结义”、“黄盖苦肉计”、“诸葛亮祭东风”等情节描写虽然早在《三国演义》小说成书之前即已存在,不能作为戏曲受《三国演义》小说影响的例证,但联系到其他情节的增入,这些应该是在《三国演义》小说广为流传,并为世人所熟知后,戏曲演员才能在演唱时随口增出这些说白。

《演义》对戏曲的这一影响在第四折中更为明显。鲁肃责关羽不还荆州乃为失信,《乐府红珊》所收《关云长赴单刀会》中有这样一番对话:

(生)不然,吾主累索荆州,孔明亲许图了益州之后,荆州即还江东,玄德亲立文书,鲁肃亲为代保,今已取西川,只欲僭并荆州,是为贪而背义,赖君侯明以处之。(外)此皆吾兄左将军之事,非关某所能预也。(生)肃闻昔日桃园结义,誓同生死,左将军即君侯也,何故推托乎?(外不语介)(丑高声)土地者,惟有德者居之,岂但东吴可得之耶?……

嘉靖本《演义》的描写是:

肃曰:“……今已籍于西川矣,又欲剪并荆州之土,斯盖凡夫所不忍行,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!肃闻贪而背义,必为祸阶,愿君侯明处之。”云长曰:“此皆吾兄左将军之事,非某所宜预也。”肃曰:“某闻昔日桃园结义,誓同生死,左将军即君侯也,何得推托乎?”云长不之答。周仓厉声而言曰:“天上地下,惟有德者居之,岂但是汝东吴之有耶!”

两相对照,特别是周仓“惟有德者居之”这一句插语,很显然,戏曲此处的说白乃出自小说。限于篇幅,本文不再一一列举。关四平在分析三国戏和《演义》小说的关系时曾有云:“从剧种样式的角度说,明清传奇对《三国》文本的汲取与改编要大大多于明杂剧……明代现知的二十四种传奇中,十八种的情节皆主要来自《三国志演义》,所占比例高达 75%。”^[12]那么,不仅是新创作的传奇剧本从《演义》小说中汲取素材,在将原有的北曲杂剧移入南曲演唱时,同样受到《演义》的影响。

四、简单的结论

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,关汉卿原作曲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,在历代舞台的演出上,变化不大。说白的变化则非常大,随着演唱的人对曲词的不同理解而有变化。并且,由于说白的不同,也会带来对曲词理解的差别。由说白的变化还会带来对个别曲词的增删改变。脉望馆抄本的说白尚显简陋、幼稚,仅简单地串联起曲词而设。而到了明代万历年间,随着戏曲整体艺术的愈趋成熟,随着演出的需要,艺人对曲词和说白不断作出调整,使得曲词的连接更为符合逻辑、更通情理。同时,随着《三国演义》小说的广为流传,在戏曲的演唱中也被相应地增添了一些情节内容。关于明刊本的说白是否为元杂剧所原有,孙楷第先生早就有论,“今所见赵琦美录明内府本,系当时按行之本,已不必尽依原本”^[13],今时学者复多有申论,宾白多为艺人在演唱时所加,戏曲剧本在流传过程中常会遭到艺人改动。^④由上述简略的分析,也可证实这一点,尤其是说白,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,因此,在分

① 参看杨晴帆、解玉峰《论元剧宾白之作者》(《江汉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3期);邓绍基《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》(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2006年第1期);钱伟《从说白看明本元杂剧的可靠性问题——以〈单刀会〉为中心》(《复旦学报》2006年第1期)等。

析元曲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要注意将曲、白区别对待。

〔参考文献〕

- 〔1〕宁希元. 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〔M〕. 兰州: 兰州大学出版社, 1988.
- 〔2〕隋树森. 元曲选外编 (第一册)〔M〕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9.
- 〔3〕〔明〕刘君锡. 新楔梨园摘锦乐府菁华〔M〕. 王秋桂. 善本戏曲丛刊 (第一辑)〔Z〕. 台湾: 学生书局, 1984.
- 〔4〕精选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〔M〕. 〔俄〕李福清. 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〔Z〕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3.
- 〔5〕〔明〕程万里. 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〔M〕. 王秋桂. 善本戏曲丛刊 (第一辑)〔Z〕. 台湾: 学生书局, 1984.
- 〔6〕〔明〕纪振伦. 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〔M〕. 王秋桂. 善本戏曲丛刊 (第二辑)〔Z〕. 台湾: 学生书局, 1984.
- 〔7〕钱伟. 从说白看明本元杂剧的可靠性问题——以《单刀会》为中心〔J〕. 复旦学报, 2006, (1).
- 〔8〕钟兆华.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〔M〕. 成都: 巴蜀书社, 1990. 434.
- 〔9〕〔13〕孙楷第. 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〔M〕. 上海: 上杂出版社, 1953. 151-153.
- 〔10〕邓绍基. 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〔J〕.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, 2006, (1).
- 〔11〕吴庆禧. 元杂剧元刊本到明刊本宾白之演变〔J〕. 艺术百家, 2001, (2).
- 〔12〕关四平. 三国演义源流研究〔M〕. 哈尔滨: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 2001. 423-424.

(责任编辑 王 林)